居易堂集

題跋

題倪文正公尺牘後

昔黃相國石齋先生以忤時去國倪文正公特疏留之乞以巳官授先生而自就斥既奉嚴綸矣先文靖公一疏再疏乞允文正所請謂先生飭躬皎然可信文正進說誠然不欺今讀文正尺牘雖朋從往還率爾數語而憂國愛才如痌諸身所謂誠然不欺者不愈可見乎後十餘年文正以甲申死先文靖以乙酉死石齋先生以丙戌死殉義不屈後先一揆意者在天之靈語及生平當以相知之深相視而笑言及天

下事恐又不止如卷中之長太息也

偶題友人畫梅

昔華光老人值梅數本於方丈每花放時移牀其下吟咏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窗間踈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晨起視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寫梅得其三昧此墨梅之所自始也山谷見而美之曰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其爲名賢所珍重如此後則有楊補之最擅其勝自玆以降畫者日繁而傳者無聞焉梅花標致既已清絕畫之者稍落筆墨蹊徑去之彌遠矣苟非何水曹林處士其人者未可語於梅也然其人未必能畫能畫者

又未必其人則華光補之豈得不稱絶調哉余性習畫理少而知之山水樹石隨意點染至於梅則擲翰矣畫梅有丁有點有萼有鬚奇兩三七厥有微著不較難哉故蹊徑不可有而規矩又不可亾也若神韻雖好而家數未諳其失則畫法則具備而意理塵俗其失則人非人畫俱妙其無畫梅哉曼倩氏曰談何容易其畫梅之謂乎

題邵僧彌墨菊

屈子憤世嫉俗謂荃蕙爲茅蘭芷善變而獨欲餐秋菊之英非以其有淩霜之節耶故逸人高士往往寄託呼爲端友良有以也癸巳中秋偶見邵子僧彌墨

菊一幅傳神阿堵風致宛然使范石湖見之亦當誤入七十一種譜中因書鄭所南先生題畫菊詩以顏之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題唐伯虎先生畫像

嘗覽吳先民故實唐子畏先生有至性敦大節放浪不羈其寄也古人困窮於時不能自明有陽爲盲啞者矣先生侘傺無聊而僅自託於狂則猶幸耳顧當全盛之世以先生之才壹欝而出此可悲矣不幸而更遭世之末流無所于容則其所自託又當何如哉

題七姬墓誌銘

七姬者元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之侍妾也至正末大兵臨境城未破七姬同日死節義著一時張羽誌其墓宋克寫書碑七姬姓程翟徐羅卞彭段皆良家子

人非死之難而處死爲難非能死爲難死而能得其所爲難也賢者誠重其死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若七姬者可謂得死所矣其行芳其志潔身殉大節一死重於泰山雖古烈士何以加諸夫觀於七姬而世之無從頌而死者皆愧矣嗟乎等死也猶不能無少遜焉而況於不死者乎

臨石田四景跋

偶得石田十景臨仿其四右幅則姑蘇臺也其屋角隱隱露雉堞者桃花塢也煙柳春耕湖山平遠者長

洲苑也而墨瀋山則靈巖也余但愛其畫故不復志名于幀首

石田畫桃花意甚淡遠然望之蔚然如蒸紫霞余不善傅色遂以墨臨之善畫者固不求形似也

論者謂石田翁畫摹古者更佳於本色其畫姑蘇臺純用子久法靈巖圖樹石仍出子久而皴斫分披則荆關也予愛而彷之姑蘇臺固佳若此幅則恨古人不見我矣

米芾論董元平淡天真品格高妙近世無比而煙嵐出沒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石田翁所作長洲苑圖亦然

題竹石贈方南明六十

竹之後凋與松栢同而其孤標風致則似過之所以古人具邁俗之韻者往往寄託流連或圖寫其形狀以自娛悅雖然此非渲繪之事也苟非其人豈易言之故畫竹非子瞻與可之流不可也倪雲林自題其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我胸中逸氣耳寧辨其形與似哉嘗塗抹久之而他人視之或以爲麻或以爲蘆余亦不能必名之爲竹也余之爲此得無似之丁酉春方子南明六十初度余貧無以爲壽乃舉所畫竹石以貽之竹以似其人石以似其壽耳

題楊曰補畫冊

昔人善作小景其意遠其神全其景物濃厚妙處每在筆墨之外故雖尺幅之微而能令觀者移情池近代畫家罕有得其意者頃見楊曰補先生所遺聞畿上人畫冊而始歎其不可及也余於夏間亦作鄧尉十景為萬峰和尚壽邀曰老共賞之曰老畏暑不能過從及秋而曰老逝矣余將誰與證此者余雖終身不復作畫可也

題畫芝

隱者采芝以療饑神仙餌芝以長生苟能療饑便能長生矣古來真隱去仙不遠梅子真世傳仙去陶隱居自希白日升天良有以也客笑曰畫芝者仙耶隱

耶夫十九年無悶山林不謂之隱不可而當其含墨吮豪造化在手即神仙奚讓焉放筆大快并題似雪公一笑

又

尚論逸民無愧采薇獨商山之芝耳余隱學商山饑同孤竹時畫墨芝以寄吾意寧止離騷香草比德君子哉

題山東董樵谷樵隱圖

余嘗覽古人行事至於朱百年胡叟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百年性至孝隱居會稽南山伐樵採箬輒置道頭爲行人取去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久之始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值酉錢取樵箸而去胡叟則嘗曳柴而行客至不輟至國朝遜國之變有東湖樵者余聞其風而悲之夫賢者處世固欲有所建明於時乃卒不免於負薪其有託而逃焉者耶亦無所可用不得已而自資耶嗟乎賢者處世而不能免於負薪其時葢可知矣而吾尤以見其人也

題歸元恭小像

詩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離騷者猶離憂也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非耶嗟乎歸子其遇窮矣故發為文章託之歌辭惝怳流連淋漓感激痛哭長歌則千人自廢而今乃擁膝枯坐拊影默默何耶其

昔人所云生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有言耶嗟乎歸子吾知之矣其自棄於道而無爲不平之鳴耶故其擁膝枯坐拊影默默正可上繼風人而遠希正則

題華藏菴迎翠閣

積翠南老人隱居穹窿之皇駕塢垂三十年其高風峻範諸方歸重眞如大梅縛茅龍山移屋不特掃跡鄽市即叢林法席罕睹其面今其大弟子玉嶠禪師復開法苑於靈巖山麓搆小樓於佛宇之西偏顏之曰迎翠虛其閣以爲老人方丈以佇老人之來也當老人息影皇駕則白雲緘戶寂若無人及老人來而

彈指閣開西望穹窿萬山蒼翠盡收入方丈中矣昔老子過函谷惟關尹喜知之謂紫氣東來當有真人出關意者今老人之來亦必有光景彷彿獨玉嶠知之乎余爲書額因復識之

題畫芝

商山紫芝節比采薇離騷香草芳同蘭茝此固幽人貞士之所寄託者也余山居暇日輒喜畫芝竊自比于所南之畫蘭墨沛所成香風可挹或謂所南畫蘭不著地而子必畫坡石或此獨遜古人夫吾之所在即乾淨土也何爲不可入畫乎吾方笑所南之隘也

題俞禹開先生畫

昔有高士浚隱名山人目之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又郭翻隱君不應辟命以漁釣自娛嘗乗小舟往來吳楚間自目其舟曰此野人之船也禹聞先生偶拈小景峭壁掐江扁舟水裔一人扣舷危坐逍遥容與想見其胸中浩然之致有默契古人者故爲書前事以識之先生往矣見其遺墨如見其人於此知彭澤絃歌益增隱致耳千古通人自當以我爲知言先生復起亦不易我言也

題畫芝

劉彥和論離騷童蒙者拾其香草此不善言騷者也離騷其志潔其行芳蘅蘭蘅若臭味所託耳豈童蒙

之所能竊取乎癸卯仲夏余畫香草十幀以[illegible]次其
先生先生棲心塵外翛然高寄余亦絶俗垂二十年
兩人心期同此芳潔庶幾足以有之不然吾恐荃蕙
之爲茅矣吾故謂彥和之不善言騷也

又

少室山中芝如車輪言其異也而海上仙山有芝成
宮闕者漢武好神仙宮中產芝一穗九莖言其瑞也
而宋祥符間有進芝萬本者若余之所畫則商山之
所采擬離騷之所詠歎而已黄綺遯世無悶則采芝
以療饑三閭憤世嫉俗則託香草以懷君子二者吾
俱有焉癸卯秋寄跡東渚雨中作此不禁其撫卷太

息也

題畫

余家藏石田先生夏山飛瀑圖筆墨濃潤蒼翠欲滴開卷之際覺陰森撲人葢全師董巨者也乙酉棄家入山家世收藏盡皆羽化二十年來時時追憶其意魂夢不釋癸卯夏日避跡秦餘杭山房坐看層巒積翠茂樹重陰宛然昔年巨幅也因縱筆寫此景原本董巨而仍以白石翁意出之董宗伯云如鳥雙翼吾將老焉蒼筤居士其許我否并題似一笑

題畫芝

倪高士自題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吾胸中逸氣不

能必名之爲竹也或以爲蘆無不可者而余畫墨芝其澤理神彩嘗欲奪眞設令商山老見之亦當誤爲採擷昔曹不興誤點墨因畫爲蠅見者以手指彈之畫苑傳爲佳話又豈倪高士所云雖然惟高士不求形似乃正所以神似也二者差可與吾畫芝叅觀耳

又

商山采芝歌云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千載而下想見山阿香草秀色神彩不夷凡卉而避世逸老擷之採之正如餐霞吸露吾畫芝不特爲香草寫眞亦將使千載高風出之筆端子瞻云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

題畫

董宗伯仿子久時兼董米墨法拔圖蒼翠欲滴而余更以荆關[illegible]意出之使子久而在亦當相視而笑也

題畫芝

芝草有蘭蕙之芳而又同松柏之後凋比蓂莢之瑞而却同醴泉之無源爲可尚也隱居之暇好以煙墨傳其神采意亦有所取焉子瞻與可之寫墨竹鄭所南寫墨蘭華光老人揚補之寫墨梅將毋同乎徐子墨芝當位置一席於其間矣

題畫冊贈張默全

默全先生與余交最晚而相知最深每過余山居輒留連不能去甲辰淡秋約過爲十日之飲而以有洞

庭之遊遂阻過從草木摇落風景蕭然撫景懷人臨風獨嘯昔人云秋冬之際殊難爲懷適先生求余作畫册因爲摹宋元名家十二小景以志我意筆精墨妙恨古人不見我先生其鑒之昔宗少文圖名山以臥遊余之作此則以懷人也畫始於九月十七日成於十月初七日云

題畫芝

鄭所南先生嘗自題其墨蘭云淒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託興湘纍思深故國雖數語直與離騷同其哀怨余每讀而悲之乙巳小春偶畫墨芝捉筆黯然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又

墨成香草寄思美人聊比湘纍紉蘭纕蕙昔人題畫竹云不根而生繇墨生以目余畫芝尤當若視華能生花而徒侈雕蟲者吾置身寧啻百尺樓上也

題秋林落木圖

畫家皆祖顧長康長康博學有才氣文賦詣謔爲人高邁不羈故當時推爲三絕謂癡絕才絕畫絕也余嘗謂人必胸中自有所蘊蓄而寄之於一事故能神韻超舉天機卓絕若長康者苟無其才與癡則其畫亦未必能精詣至於此也後世若郭恕先之蟬蛻生死米襄陽之遺忽形骸黃癡翁之高寄倪迂叟之清

絕其風調爲何如者此皆有不可一世之槩無所於容而一出之於畫則當其驅染烟墨圖繪山川神龕所寄不僅謂之畫也昌黎論張旭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中必於草書焉發之嗟乎得之矣昔宋之亡也有遺民鄭所南先生隱居不出而嘗寫墨蘭以寄意余謂所南畫蘭一花一葉無不具風人之哀怨楚騷之離憂而可僅謂之畫耶故其畫亦超絕千古丁未秋日偶作秋林落木圖贈靈白大法師并爲題此師覽余言當爲我首肯也至搖落之感所謂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則又無俟余言矣

題畫狗

客曰吾聞昔賢圖畫皆所以昭勸誡而今墨客吮豪猥及狗馬何也徐子曰噫亦庸何知此之不足以備勸誡哉昔江左風流不矜節概而張彪獨徇梁室之難其畜狗亦遂徇彪以死嗟乎此墨客吮豪所以不畫黑頭寧畫黃耳也

題畫芝

文與可畫墨竹楊補之畫墨梅鄭所南畫墨蘭各極其致而余謂各有所寄焉與可寫其高補之寫其逸所南寫其態而余今畫墨芝則又何居乎客曰意將兼有之而不無所偏也因相視一笑

題蓮不菴

截流六吉兩大師南澗老人嗣也其叅學同時受記同日今高隱同志結茆同室因取詩人美兄弟之義顏其所居爲蓮不菴昔大梅縛茆龍山移屋後世非不仰其高風然豈若兩師偕隱更輝暎千古乎吾知其當來乘願必世世如南嶽青原或且爲無著天親矣

題黄孝子端木畫

此黄孝子端木氏之筆也孝子萬里訪其親於滇路經龍㟃驛因圖之其墨法實得北宋名家意今以歸自安法師法師即孝子之甥其孝行酷似其舅其人

與其畫其地相爲輝映尤足千古矣

題沈貞居隱士遺墨後

貞居先生旣遁世變矣欲自全爲故國之完人而不得信其志於是隱居梅原而託興於寒梅集唐人句流連吟嘆以寫其伊悒之思焉此固靈均被髮江濱時也其一字一句自與離騷同其哀怨所謂擥幽蘭擷芳芷豈誠玩於物耶庚戌冬日貫園氏奉其先人遺墨攬涕示余余一展卷而黯然神傷者久之余固重有所悲也若貫園之克修父業不啻戴顒之似安道織簾高風益以不墜矣

題畫冊

畫主南宗而氣韻本乎元大家此大略也蓋畫首宋以前雖荊關名世然猶力勝於韻而筆逾於墨迨乎元季四家專主氣韻故天機神會超然形似而與造化者遊進乎技矣而後世宗之太過但驅煙墨不求法矩每多寓意於虛無縹緲而能事不臻吾恐其漸趨於弱而未免項容有墨無筆之誚也草堂主人則願氣韻本於元而筆力則進乎宋以駸駸五季及唐庶幾求古人之所未備成一家之學壬子孟夏偶作此圖意匠經營位置不苟固未敢曰筆墨兼到力韻雙舉而要其獨得恨古人之不見我至煙雲出沒林壑滃宵溪橋漁浦水邨山落可遊可居躍然殊境雖

多畫江南山水然如董元之平淡天真自足千古勿謂吳儂僅自得於東南之聳秀也故復題幀首以博真賞者一笑

題畫

武陵桃源避世之士所結想而寓言也後世遂因其說而爲之圖然何庸知天地之内必無是境乎余素懐絕塵之志有長往之思因復以意而作是圖絕不規擬前人而巖壑洞穴窈窕淡阻試窺其中別有天地原田墟里人煙村落水閣山亭溪橋漁浦可遊可居儼然殊境而遙睇天末咫尺千里孤汀遠際輕舠出沒渺然復有江湖之心焉圖成自賞幾將長嘯入

圖不啻褰裳濡足即欲強訶之曰天地之内必無是境而不可得因笑昔人言桃源而硜硜焉辨其有無仙隱之爲固也庚戌孟冬畫於澗上草堂并題以貽吾甥商志商志其善寶之以無忘吾之素意其筆墨則兼用洪谷子關仝法此則從商志所請也

題畫

倪高士畫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畫苑云縱横習氣即黄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吴與猶遜雲林神會自别氣韻超舉其爲諸家所推重如此余嘗謂高士之畫其所以不可及者不在神韻簡遠而反在筆墨精到不取於有無滅没之間此固三百年

來所未窺雖然又寧獨於此乎得其人斯得其畫此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又豈今人以筆墨形似得其一木一石者可語也庚戌新秋戲為遜如大師拈此并題以博知者一笑董宗伯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則吾之必持此為贈亦可以知遜公矣

寶華大律師見月老和尚小影題語

大雄設教正法流通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華言經藏也二曰毘尼藏華言律藏也三曰阿毘曇藏華言論藏也三藏之化導有情解粘去縛釋妄趨真顛若晝一而其嚴重則未可同日而語矣蓋修多羅藏則佛與諸菩薩等所說阿毘曇藏則賢聖僧所著惟

毘尼藏則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所得預聞則律之獨重於三藏可知矣故後世能持佛說而悉遵其五戒十戒以至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之律豪髮無遺恨者豈非古佛現身以袪五濁而淨六塵將以其一身爲大千世界衆生之標領而拯舉世於苦海出斯人於火宅哉當吾世而有一人焉則寶華山見老大和尚是也斯世之言佛法者舉自託於拈椎竪拂瞬目揚眉跌蕩縱横無非義諦遂有流爲躍冶之金墮入野狐之隊者矣是即以其拈椎竪拂瞬目揚眉而謗法也然則見老和尚之卓然獨立於斯世又豈特爲苦海之寶筏火宅之清涼甘露乎實今

日佛法中之狂瀾一砥也辛亥之歲式瞻相好歡喜
䞟勤頭面頂禮而識之

題畫

壬子春日積雨晚晴山居遠眺煙嵐出沒林壑窅寘
躍然有得正如造物惠我三昧因竊子久雲山置之
尺素亦昔人所云休文集中作賊也聊以爲知者一
笑耳

題畫

董宗伯自題畫妍而不甜縱而有法得之令穰伯駒
如鳥雙翼吾将老焉昔有兩人合作一畫者此獨一
畫而兼彷兩人此老於是不凡矣壬子孟夏偶作此

景筆墨亦在洪谷河陽之間因爲拈出眞賞者當爲首肯

題芝蘭松柏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松柏茂於歲寒不以經霜而改色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又曰君子成人之美吾願知我者之勿奪芝蘭之芳勿摧松柏之節可也故作芝蘭松柏以遺馮子

題俞禹聞畫

此俞禹聞先生遺墨也江山廓然一茅堂全據其勝想見其胸中浩落之致令似仲培從他處購得之屬爲題識仲培食貧自力而每見其先人手澤損衣節

食以求之必得而後已昔張敷至孝録一遺扇每至感思開緘流涕垂美史牒若仲培則又過之矣

題畫

長松參天山澗粼粼茅亭踞其中中有兩人披襟對話如聞松濤磵泉之聒耳隔岸一人策杖而行矯首相顧用意頗到此白石翁意也余家收藏白石翁真蹟有此圖後於象山丈室復見尺幅因爲布景略用彷之昔人有善繪事者欲長嘯入圖中子瞻云恕先在焉呼之或出吾今而知非欺我矣所見皆彷荆關法皴斫紛披非舉世流傳筆墨木强者并爲識之

題畫

余家靈巖山北朝霏夕靄日與翠屏相對十易寒暑而相得彌深癸丑秋日輕陰倏霽蒼翠撲人庭戶余坐澗上草堂為彷彿此景不覺山嵐林色入我筆端放筆大快因為題此

題畫芝

芝草無根以瑞氣為之根故其形常如雲氣輪囷離奇所謂雲體無定也而間亦有作樓臺有如人物者蓋雲氣亦多樓臺人物之象也善畫芝者能得其若雲非雲輪囷離奇之致方可許之為寫生矣已酉重陽節并題

畫冊跋語

布衣張蒼眉吾老友也生平不可於世顧獨善余性
頗纖嗇節衣損食惟恐不至顧獨能傾橐解余阨聞
者異之蒼眉笑曰使人人能如徐孝廉吾又何難傾
吾貲乎於是知者不能測也尤嗜余筆墨得余一畫
一字殘縑斷瀋無不藏弆纍纍滿篋衍而未已也余
亦樂為之盡故雖絹素填委戶屨常滿而必揮却別
請以應之癸丑夏秋之交蒼眉病甚病中無所念顧
獨寓書於余索余畫冊甚急且曰吾得子畫饑為之
飽病為之起今吾病瀕殆子奈何吝一舉筆乎余於
是刻期而成而蒼眉病果愈余語蒼眉曰吾畫果如
是君當以藥價歸我於是相與大笑且屬余識其後

昔陳琳之檄足愈頭風桓康圖形爲人止痱況余與蒼肴乎其得吾書而病起無疑也後之覽余此文者可以知蒼肴矣

題宛山顧氏家藏聖教序

聖教序於右軍書中列具鑪鞴自成一家細玩其通篇之平法脉理之妙盡在行墨之間廻顧頓挫無異一時濡毫運腕而出者誠千古一奇也余嘗謂觀聖教序如焚百和之香如雜百寶以成器今人但聞妙香但見重器而不知其爲百和雜寶也宜乎今古書家之宗之如此而不斷本尤爲收藏家所重此帖故佳識者目能鑒别余故不論而論書法云

題畫蕉

蕉産南州其吐赤花者非常種也其葉差小而紋細俗呼爲美人蕉風前搖曳綽有姿致其花亦穠麗艷冶非凡花可比吾又聞中庭而植之或置之室正中則其花亭亭直上若稍偏於東則其顛必西向偏於他處亦然花既負正色而性復中立不移此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者也朱子子禧得昔人畫蕉一幅意甚珍之人之嗜好必本於性高人介士之有託於芝蘭者皆然也則朱子之珍此幅也非有契於蕉耶

題畫

關家山水其筆墨兼到風骨自殊後賢罕及元季四

家無不從董巨荆關來雖氣韻遠過而風骨仍須推前人也庚申孟春偶得繭紙甚佳與不可遏因彷關同筆意作重巖遠靄圖洪谷子云春則遠水拖藍遥山映碧夏則林木蔽天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然則余此圖蓋春夏之交也圖成自賞復題四絶句過庭所謂紙墨相發一合也偶然欲書一合也余於此圖則兼有此二者矣并題以質之知者

題顴尊實收藏黄孝子真蹟

余題黄孝子端木氏畫三幀矣一爲浮屠自安師所藏一爲李于𩣡氏所藏此則顴頭陀尊實所藏也法書名畫託於筆墨楮素本自同於煙雲之倏忽蜉蝣

之旦暮而流傳人間語於不朽固有物以行之有物以持之也故有穹碑鉅勒磨滅無餘斷紙殘縑久而益顯嗟乎是豈在筆墨楮素妍媸工拙間耶端木獨行卓絶自擅千古况其所圖又皆足存宜乎知者之爭購之也此幀則山崖詭奇樹石突兀而懸泉千尺挾風雨之勢以俱來若聞其轟豗喧激之聲者亦奇矣視自安于輶所藏較勝顴頭陀其善藏之

題畫

郭淳夫云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地下水歸以激濯開露之故其山多奇峯峭壁斗插霄漢而亦多曲巘廻巒盤礴水面米襄陽云董元

平淡天真漸近自然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又云人稱江南蓋自顧愷之以來直至南唐董元巨然皆一體不移至關同則云饒有關河之勢而少秀氣昔人之論山水論畫法乃爾爾余平居作畫好仿荊關董巨然學荊關者惟師其筆法風骨耳至於分布位置命意取景則居然江南山水也乙卯夏閏五月酷暑閉戶謝客坐洞上草堂覓長幅作橫卷經營點染寓意幽勝山巒層複林木蓊鬱幽奧處寔欲生雲濃翠中若可避暑而憑眺則有平遠之山討尋則多崎仄之徑昔人所云可遊可居或庶幾焉圖成自賞因書所見以遺好事者并博一笑云

題芝蘭卷

園綺采芝於商顏靈均搴蘭於澧浦其徘徊容與偃仰歌吟於高山深谷遠渚芳洲之間擷芳潔而寫離憂爲何如也余避世三十年而足不踰戶者又十五載矣兀然一室俯仰千秋偶有所觸輙寫芝蘭以寄吾意意之所得自謂不讓古人則是吾土室十笏之地而商顏之高山深谷沅湘之遠渚芳洲無不在是矣墨瀋淋漓香風披拂以茲尚友寧曰臥遊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吾以質之知者

題集古錄唐昭懿公主碑跋尾

自漢以後天子之女稱公主謂天子不自主婚而以

公主之故也然所謂某國公主者公主其定稱某國其封號也歐陽公乃以某國公主之爲說謂差不失公主之義則誤甚矣此不過如某國夫人某郡夫人之稱耳若果如歐陽公之說則某國長公主某國大長公主則又何以解耶此最淺而易見者而以歐陽公尚爾甚矣著書立說之難也

題碓菴和尚效寒山詩

九方皐之相馬也若滅若沒若存若亾得其天機斯得眞馬矣嗟乎彼天下俊物便不可以形似求之況形而上者乎匠人胡寬營搆新豐門閭巷術如一徙者爭歸其家至於鷄犬亦各識其處然不可即謂之

豐優塡國王思慕於佛募神工以牛頭栴檀刻佛像豪髮無遺後佛再至像遂出迎然不可即謂之佛徒效之於形似也若於道也得其天機如印印空規矩縱橫其揆則一不然轍跡可循去之彌遠矣竺典云菩薩聲聞不能作佛語亦在其所得耳豈效之而能然乎雖然吾聞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之斯效之矣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效之斯得之矣

題畵

作墨竹如作草書貴流麗作飛白雙鈎竹如作小篆貴遒勁縝密老杜句書貴瘦硬能通神又云鉅劒長戟森相向吾當移以目此也辛酉夏日放筆快甚并

題自賞

作寒林須筆墨間自具蕭森淒緊之意始得昔人所云見北風圖覺涼者是也昌黎句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屓贔須無風此圖有焉

山水澄靜林巒曠遠扁舟獨釣真有遺世獨立之意吾意其人當是子陵志和之流也俯卷佇想者久之

題彷倪雲林畫

畫至元季專主氣韻未免墨過乎筆此大癡仲圭猶然獨雲林畫雖以天真幽淡爲宗然意匠殫精筆墨兼到不多取意於煙雲縹緲之間吾故謂雲林不可及處不獨在超然淡遠而反在神力精到此又三百

年來畫苑之所未窺也余向見友人收藏雲林真蹟有溪山勝槩圖為臨此景自謂神似當不作石田翁彷雲林為趙同魯所訶也

題畫冊 一

喬林參天幽崖出水連峰曲磵回合縈紆而山家村落參差掩暎此固人間之殊境而畫境之所必取也箇中擅勝尤稱北苑北苑於骨力氣韻兩者兼長故曲臻其妙允稱絶詣耳

二

作畫自必胸懷浩然饒有古人風致淡蕩天真觸處而出萬頃澄波一綸垂釣拊景遐思悠然自遠其子

陵玄真之流歟昔時見巨然筆因想見其爲人久而不能忘也

三

山色滿空濛漁村隔煙水疏柳垂古岸網集澄潭裏此余向時題惠崇畫句也今即以題此漁汀鴈渚蓼而蘋風筆墨之間呼之或出恨古人不見我非虛語也吾當起古人而問之

四

茅亭踞江臯喬松俯其上遙望山翠寒近聽松風響波光渺無涯煙雲自來往披襟坐此中忘言足幽賞余向時有此詩即寫其意詩則似摩詰之有畫而畫

則筆尖墨淡純用關家山水法也

五

畵推南宗以其丰致韶令無傖楚面目也趙大年宗王右丞名貴之氣溢出縑素命意用筆不落凡徑眞神仙中人也若木末孤亭石梁斜度横波遠岫一片江南固不獨京雒間景耳吾以質之知者

六

竹林茅屋遠山古樹小橋流水廻繞吾廬見者翛然有塵外之想嘗有句云竹林隔世塵泉鳴山愈靜閒雲滿庭户遠色來諸嶺可以目之矣而畵則許道寧意也

七

石壁排空懸泉萬仞命意固雄而煙水淪漣山根出沒扁舟容與與波上下令人一見復有江湖浩渺之思未當以筆墨觀也松雪嘗作此景其追寫前人於莕霅間耶

八

高峰突兀下俯清漪古樹扶疎恰臨野屋中有人焉撦景嘯傲跂脚北窓非羲皇上人耶可以遠想可以忘世非范中立不能也文潞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每覽其畫而益信斯言

九

北宋以前畫尚骨力元季四家畫尚氣韻故多寓意於煙雲有無之間而力遜於前矣惟倪高士則筆力精到專主荆關有非一時大家所能及者不特以無筆墨蹊徑而兼幽淡兩言也可與知者道耳當證之千古

十

山有三遠而滚遠爲尤難然不有高遠則滚遠之意不出古來大家極盡能事固未易言即能擅勝而就其所作亦累十而一見耳昔見黄子久春山疊翠圖滚遠高遠兼而有之試彷其意茍有知者當相視而笑也

十一

昔人論畫或有筆無墨或有墨無筆二者未能兼長即擅名藝苑未稱絕詣若梅花道人則兩無憾焉而墨法尤勝然未易幾苟風致未逮古人而妄於筆墨求之則去之彌遠古人復起不易吾言

十二

黃鶴山樵有萬松書屋圖余向時見之今猶能彷彿其意然鉅幅也今縑素未盈尺而千巖萬壑飛泉懸瀑石梁鳥道孤亭曲室無所不有而位置悠然對之如聞松濤如聽泉響吾不欲僅以前身畫師如摩詰自謂也

題二誌二傳

余不文謬爲海内所知猥以文事見屬碑版傳誌執簡受役已有年所然實不敢泛應一字必前賢景行懿親密友吾心所灼知者然後應之故凡吾所撰述多偉人也而其中尤俊偉魁傑稱不世出者凡四人焉此四君子者出處不齊名位迥異而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足以凌轢千載與起百世則無不同吾幸得操觚以爲之誌與傳故合四篇爲一書以貽吾朱子致一吾知致一之善藏之也嗟乎碑版之文不得已而後應應者嘗什一辭者嘗什九然積而累之亦不一矣雖不敢蹈昌黎之諛或亦未免中郎之愧若

四君子則惟恐吾文之不足以張之豈謂有一言之溢乎四君子者宮保尚書袁安節公狀元宰輔文文肅公貢士朱先生文學沈徵君也

居易堂集卷之十一終

傳

朱先生傳

朱先生諱集璜字以發吳郡崑山人也曾祖希曾官江西南昌府寧州判官祖景昇官唐王府審理父家佐不仕先生其長子也朱氏自唐名仁軌者稱孝友先生居睢陽以名德重至宋直秘閣名子榮者避金兵以六歲兒附枕渡江來吳世爲崑山人弘治丙辰恭靖公諱希周以廷對大魁天下官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稱一代名臣即寧州公之兄也自宋秘閣公發祥於吳世載名德簪纓累葉且五百年天下稱

盛族無與爲比至先生而益大其世德益振其家聲焉先生尊甫館穀四方家貧甚母歸氏即太僕公有光之姪出於名家積習詩禮懿行爲一時所稱其教先生慈而能嚴先生克秉母訓跬步不苟從師力學爲制義說經論事恒有獨詣要皆本於性情以故一時翕然重之尤善爲古文辭名公鉅卿委質請事先生之古文大行名聲籍甚而小試輒落時論爲之久鬱而先生恬如也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而先生之名德已推重鄉邦屹然鉅人長者矣時文名尤大振每衡文較士名未嘗出三人下於是食餼縣官當是時烈皇爲天下求賢孜孜若不及謂天下賢才非

制科所能盡於是詔天下提學官貢郡縣學生之優
異者親賜策問先生得展宿抱對策殿廷果列上第
天子方將不次擢用而所對策忤時相意乃以他事
沮格皆令入太學旋罷歸時論淡惜之時崇禎乙亥
歲也先生為諸生而繫心君國憂時念亂一飯不忘
時天下多故居恒鬱鬱嘗俯仰歎曰四郊多壘寧獨
卿大夫之辱乎而桑梓之間有一事關民生之利害
先生凡有可為必竭力為之時先生望重鄉邦當事
及鄉老亦以先生之言為行止故所為亦輙成故事
吳郡屬邑嘉定崇明不轉漕以二邑無米也時邊食
告急盡須子粒乃令長洲吳縣崑山太倉代二邑輸

米少濡緩同乏興論時吳中荒旱飛蝗蔽天斗米九百錢道殣接踵正供無出況復代輸然無敢言者先生獨慨然首倡免代之議上書郡邑及縉紳爲四州縣百姓請命文移書疏一出先生之手早夜皇皇如瘵疾痛乃自邑郡而上以迄具題達之司農而後得免止崑山一邑所免代兌米蓋一萬二千四百餘石云天下財賦仰於江南江南獨重吳郡吳氓水耕苟塘堰既廢則蓄泄無時向之膏腴皆爲石田故言吳中水利者謂三江不治三吳百世之憂也先生殷念之顧其事重大非可郡邑歲月圖而崑山一邑利害之最切者亟浚邑東南之夏駕河亦此土百年之利

也夏駕河承太湖入吳淞之水注之婁江而歸海爲三吳水利司命以海潮上下潰沙易塞良田不治居民流散縣令眞中楊永言惻然傷之而距夏駕河六里有雞鳴塘亦納吳淞之水東注議并濬治縣令同邑人合辭以請先生先生於是告之縣令請邑諸生張謙孫道民爲佐以共勷其事時兩河竝濬爲役甚鉅而軍需孔亟官帑告竭先生爲設法令兩河附近業戶烙田輸貲略有三等以其田之去河遠近爲輕重焉力則計淺深以時晷程作息尺寸必均人心悅服於是力作委輸動如指劃六閱月而兩河工告成一時人稱非先生誠孚於衆者深不能至此辛巳歲

餞先生倡平糶於郡中甲申國變先生告縣令行保甲於崑山先生視民事如家事焉初聞烈皇死社稷哭甚慟屏酒輟肉如執親喪乙酉五月南都復破所在瓦解而崑拒守先生實佐佑之城破先生書絕命辭曰可質祖宗可對天地生無自欺死復何愧自投於東禪寺之後河有識之者曰公何若是先生叱曰爾何知速去我爲此鬼不爲彼民遂以死此七月六日也先是閏六月十二日行被髮之令先文靖公將殉節爲書以别先生曰存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以見先帝於地下見先人於地下惟表兄爲我明此志焉葢節母先太孺人先生之姑也先文靖與先生爲

中表兄弟誼獨厚故臨殉節而獨以書別先生且曰
以發亦必死未知得見吾書否其相信如此先生家
極貧而事父母及大母極孝平時奉養及死喪大事
皆獨任緫不分委之叔與弟郡邑之從遊者無慮數
十百一時名家爭延爲師凡經先生指授者不獨文
章日起其行誼必有可觀余十六歲執經於先生朝
夕侍先生者五年第六年壬午余遂倖售去而是科
得雋者先生之門凡三人焉先生修髯廣顙睟然於
面居恒容色和齊而端嚴若神邑里敬畏亦同神明
云既殉節一時學者按謚法私謚爲節孝先生有觀
復堂集二十卷藏於家四子長子用純尤賢其學行

一如先生與余善

野史氏曰吾聞先生童時從學舍歸謂母曰兒同學陶四兄大不類諸生吾願與爲友陶四兄者即後所稱陶獮圭先生者也名琰先生既城守陶先生鄉居亦率衆援城城破先生殉節於城中陶先生還家自經死而先生濬河時所舉張謙孫道民者亦於城破時俱不屈而死嗚呼先生何其知人也即余從遊於先生六年倖售去時年二十一而先生贈之詩曰夙昔承家學忠孝天所紀吁其毋負先生之知哉

沈徵君傳

沈徵君名壽民字眉生寧國之宣城人也曾祖寵官

參議祖懋敬官蒲州丞父有恒太學生名德重於鄉
徵君其第三子也有恒嘗夢一老人儀容甚偉手一
編署孔孟之學以授之而徵君生性嚴毅不妄言笑
十三歲而遭母喪哀毀居處悉合禮節時學士無不
以制義起家剽竊爲工志在科第而徵君獨精審書
義必宗先輩名理文一出而名重天下崇禎丙子烈
皇復保舉之制求賢若渴徵君年三十爲諸生負重
望應天巡撫張公國維察於江南九郡五十餘州縣
中非徵君不可以應詔時寇禍半天下天子宵旰即
家起宣大總督武陵楊嗣昌於憂中爲兵部尚書倚
以辦賊既而寇患愈棘徵君方應辟舉即抗疏劾嗣

昌曰綱常著而後可以正世風功罪昭而後可以定
國是夫國有禮斯治臣移孝作忠奪情爲變禮所出
掌樞實隆責攸歸未有倖試於前巧諉於後背親負
主如兵部尚書楊嗣昌者也嗣昌以居喪起復業一
年矣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縱令寇廹門廷君命莫
委即應躬歷戎行滅此朝食以報君之烈贖忘父之
愆此嗣昌今日不待再計者也而奈何安枕京師支
吾朝夕中懷規避外飾勤勞於以蔑天常而昧國憲
若嗣昌者將誰欺哉狂寇震突今何時也功莫大於
會勦事莫重於身親三月之期既臻且盡氷雪已泮
草芽浸萌楚蜀之皷爾張闖逆之首未授而回顧孤

孽尚厚顔持策於司馬之堂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也耶使嗣昌奮義一出忼慨誓師則不特忠諒於聖明亦且氣呑於逆醜以十二萬方張之師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額不能及鋒而用鼓行以前使餉復有虧師或解體當此之際叓難爲籌而偷匿因循究將安底苟日復一日師老禍延別有難言或出非料嗣昌斯時雖屈首服丁汝夔之刑束身死王洽之獄竟何益哉疏奏通政司以疏字溢額沮弗爲通徵君再上疏劾嗣昌曰樞臣籌國已誤微臣昧死再陳夫嗣昌樞臣也與羣臣異嗣昌奪情之樞臣也叓與樞臣異身厠草土㩳掌六師請費請兵有乞必允逞計

倚注之重叓未有二奈何閲歲以來空文罔實了無裨於邦政徒有潰於人倫臣雖草茅義難緘默敢再據近事之姧逆爲皇上陳焉臣聞古純臣之謀國其慮害遠其審機確未有苟且胥䟗游移齒頰間者漢段熲營先零謂必當用兵斷以二夏定之事平果二夏唐馬燧營河中謂罪不可捨願得三十日糧足矣事平果三十日使有如今日者矢口三月茫無寸功勦既不能撫且飾罪明旨曰相機操縱非專任縱也曰殲渠散脅尤先務殲也嗣昌既不能躬履行間一狗之理臣熊文燦而混搖等十數萬之賊方橫豫中非文燦撤兵於前即嗣昌移將於後鳳泗之狂氛稍

創鎮臣方漸次搜討非嗣昌預嚴聽調之檄於前即
文燦忽傳會議之牒於後此兩人欲專爲撫而復阻
人爲勦之明驗也今者誘劉國能於隨州餌張獻忠
於襄陽委曲懇祈幸其一諾遽謂彼無反側此應招
徠奉天子之聲靈以邀賊一紙之認帖即撫局果成
而辱國損威已不可贖而况其未也夫天下未有不
能殺人而能生人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流寇之禍
蔓延七省肆毒十餘年矣屠戮之慘震古未聞甚乃
恃逆滔天擅驚寢殿凡爲臣子疇弗痛心况在嗣昌
尤難共戴以十二萬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
萬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凶弗摧鼓行而前何

讐弗滅俾其力極勢窮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律以無赦而後愍其歸死昭上恩德以宥之夫如是而撫可成也今者漫無翦治頓事姑容招之不來强而後可無乃既隳勦之功而復乖撫之術哉歷觀史册往事可師勦不失撫施爲有序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負斧鑕於軍門以降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奔宜陽崇始棄兵甲如丘山肉袒請降朱儁之破黃巾斬首萬餘而後降之葢威不極則恵不浹力不窮則心不帖自然之理也今文燦憒然不知擒縱之有方而嗣昌復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患雖復遠寛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正恐盪賊無期主

憂彌切臣不知所終矣疏奏通政司張紹先嗣昌黨也以徵君再疏愈激切因以危言沮之徵君於是復上書通政以爲微忱一日不達斷難緘默自甘物不得平終鳴毋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不得已始具疏請上裁詔不允封進武陵亦惶恐具疏自請處分徵君謂兩疏止阨於逾格上未嘗拒之使勿言也遂櫽括前兩疏之意使就額復拜第三疏糾之疏入留中不報遂投劾而歸名震天下漳海黃公道周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黃公負天下望好直諫亟欲言時事一時正人屬望爲相恐其忤上意不得大用多勸止之黃公忿曰宣

城沈眷生諸生也一疏再疏至於三疏淋漓反覆不下數千言宋臣眞西山立朝一月而三十六上封事豈可使我遽愧眞公近慚沈子於是踵徵君後卒拜疏爭之而南北臺諫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及詞臣劉同升趙士春次第爭奪情而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復率南九卿具公疏上大怒於是范公削籍成御史緹騎逮訊餘俱鐫謫無一免者黃公既以謫去久之被薦復逮杖闕下猶以廷辯奪情故也而徵君首發昌言前後三疏始終無纖介天下謂徵君忠誠之心固己格君而淡荷主知矣後北都之陷以賊南都之陷以黨禍自撤其藩籬皆徵君於六年前早言之

不幸而其言皆驗天下又致憾於其言之不用也徵
君既歸天下士益宗之亟望其用世適己卯秋自督
學御史以下勸預棘闈不應舉主張公亦移書趣之
徵君復之書曰屢承嚴諭敢不恪遵第鄙性迂愚願
從所好故希心飛遯抗語歸耕非矯飾也况凡糾武
陵皆奉嚴譴壽民以首事觸機之人假使聖怒早及
不免先諸君子受禍矣尚得覬覦進取哉未及與衆
正同其罪自應與衆正同其憂不必與賢者同其輿
正宜與賢者同其廢迂愚之心如是而已於是授徒
姑山杜門不出金沙周儀部鑣迎徵君與掩關究性
命之學迨南都建而黨禍興矣初徵君糾武陵疏斥

阮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時大鋮居金陵以聲利招徠天下之士意叵測於是梁溪顧杲貴池吳應箕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謂主之者儀部而倡之者實徵君也既得志首欲殺此兩人而後及其餘既矯詔盡儀部於獄復以蜚語中徵君將出緹騎逮寧國郡守朱元錫先期知之密令徵君逸去乃變姓名攜家匿跡於金華山中流離播遷備極艱苦適當歲荒屑榆而食凡有問遺概卻弗受朱郡守故有生死之誼貽之十金度而置之壁三年未嘗發視也南都不守昔與善而因之賈禍者既當路欲相引薦徵君對使焚其書且與之書曰龔勝謝枋得

爲無端徵薦反速厥死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
欲死僕者也當儀部繫獄禍且見及而有索逋於儀
部者徵君鬻己田償之不令儀部知初儀部有子數
歲自金華歸里即招之來學渡海葬友人遺骨於海
外而往哭金沙貴池之墓徵君有六子洙燮棆鑑𤍠
逢皆令以教授自資不涉世事生平闢二氏之教甚
力著有閑道録教學者以忠恕爲宗謂自孔子以及
孟子一貫之旨也臨歿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
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遂卒自乙酉至是三十一年
矣葢棺而猶爲故國之完人於是學者私謚爲貞文
先生漳海黄公嘗題徵君讀書處曰耕巖草堂故天

下亦稱耕巖先生云

野史氏曰嗚呼吾讀沈徵君擊武陵三疏未嘗不反覆流涕也吾聞穀城將陷穀城令預題署壁云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遂死之嗚呼何其從容也以保舉出者獨此不愧沈徵君耳雖然若徵君獨無負賢良方正哉自徵君拜疏未二年而文燦以失律伏法又二年而嗣昌督師以陷藩仰藥死又二年甲申三月十九而賊陷都城國竟亡矣

楊伯雨傳

楊伯雨名潤自號聯江豫章臨江府清江人也父鉅

伯雨幼爲其伯祖誠烈後世本農家誠烈則賈於吳伯雨從焉伯雨性孝友舉止有禮自幼而然初入吳年未弱冠而誠烈暴病死伯雨出入井井雖經營貨殖廢居輕重然脩潔自好介然豪髮不苟每伏臘蒸甞自傷羈孤俯仰流涕以爲常吳人爭重之周氏以女妻焉居齊門外之陸墓里既已有室成家尤以歸宗爲急乃攜其室挈其囊資歸清江奉事本生父母克盡孝養及歿而克盡喪葬之禮皆一身獨任家故有里匠二役伯雨以久居於吳未能與族分憂因盡推其梯箸之產祖業既不啻一箸之貽而喪葬大事又不委之諸弟人固以爲難及周氏歿復磬其吳中

所攜囊資委之諸弟輕身復來吳人以爲尤難也至
吳續娶張氏女伯雨貌清羸形神卓立而鬚鬢灑然
清風拂人見者異之年五十始舉一子及七十餘而
神觀舉止不少改其常時有畸人沈處士者抗跡絕
俗名動一時閉關佛舍一時名公卿莫能覩其面顧
聞伯雨病革遽破關出與伯雨訣聞者異之豫爲終
制囑累數百言惟以立身盡孝勉其子爲生平喜讀
書尤嗜醫學製丹丸治病亡二十年猶驗手鈔方書
七帙凡若干卷卷末自題關西後人洪都楊伯雨手
錄一時人亦亟稱楊伯雨故遂以字行一子即今人
所稱楊隱君曰補先生也自有傳

野史氏曰初誠烈之死也伯雨以孤童羈旅吳中數千里一身稍不自振拔即已矣豈今尚復有知之者乎一念自立卓然有成詒子及孫詩禮閒譽蒸嘗祠墓或世族弗逮也嗚呼豈異人任乎嗚呼吾於此而知楊伯雨矣

楊無補傳

楊無補名補其先江西清江人也父潤始從吳遂爲吳人少好讀書家貧工詩畫其父素知醫欲令以醫術爲生弗屑也時士大夫罕言詩而畫學自沈周文徵明後不傳將二百年無補顧以年少屈起閭巷獨能兼之見者驚歎而無補意未愜嘗曰吾將遍遊天

下之名山大川盡閲海内世家巨室之所秘藏然後
足以成吾學矣爲人孝謹重然諾行止無踰尺寸閭
里多重之年二十四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氏棄世家
益貧甚既葬事己竣乃辭墓而出浮江淮登泰岱周
旋齊魯之郊遂北遊都門登黃金臺崇禎初禮部尚
書董其昌徵君陳繼儒爲一代風流之冠而文相國
震孟姚宮詹學士希孟負天下重望皆以詩文推許
無補而呼爲小友於是無補名重一時傾動都下館
閣諸公無不與之爲友者而與同里徐文靖公尤善
云貴陽楊文驄者名士也善書畫能詩自負其才遺
忽一世獨獨重無補無補長七尺餘貌羸秀鬚髯

然風韻甚遠善病雖日遊諸公意蕭然也客都五年南還復登之罘觀海遊黃山渡錢塘上會稽已而再遊都門往來金陵江都閒甲申五月聞北都之變遂歸吳門隱居鄧尉山焉時崇禎十七年也南都再建柄國諸公多舊遊屢趣之一出終不應歎曰吾老矣不幸遘此世變崩天之禍震古所無吾雖齊民能無痛於心乎且吾之所以足跡半天下役役二十餘年者意有以大吾之所學而後出其所蓄積以與古人爭衡以藉其成於諸公已矣今不可復問矣遂泣下時賊臣搆文請公甚急而楊文驄爲柄國者至親官武部郎貴用事所言無不得當於柄國者無補曰龍

友不言可以絶交矣龍友文驄字也乃立起如金陵語文驄曰天下以文章聲氣推君垂三十年天下之所以交重君者以君能右善類附正人也君於柄國者爲至親君言無不得當者天下莫不聞徐公負天下蒼生之望天下方倚望之爲相以佐大業君居能言之地而不爲推轂天下故失望今事急君固何以謝天下語未卒文驄曰子責某是也微子言吾已謁之相君此非相君意尋當解耳於是即出金陵而歸江南破行被髮之令無補於山中聞之愯然起曰唉徐公其死矣遂哭之頃之而文靖殉節訃果至徐枋者文靖公長子也年二十餘避亂隱居無補雅重其

人遊處如兄弟相得甚歡而無補年已五十餘矣每過其家輙欣然引巵酒笑語終日或時時涕泣聲盡咽以爲常嘗促坐飲酒甚樂一二故人皆在坐飲酒酣無補四顧坐客傍偟久之因微吟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遂悲不能自勝坐客以下皆哭泣竟罷去既而山中亂復還負郭窮巷而非其意也當是時適有故交來官吳門求見無補無補不得已而一入州府心甚傷之鬱鬱數年遂以死死時葢年六十矣初無補病即自知不起呼家人頋屬家事數語而已既病篤乃復召其子而命之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今固未有如孝廉昭法者即書畫小道彼亦將繼數百

年之絕業矣蔡邕曰吾家書籍當盡與之惟得所歸耳徒藏無益也吾愧無藏書可以益孝廉者所有畫本數十百幅可盡歸之可盡歸之無忘吾言言已遂不復開口其篤好人物如此而其子亦能遵父遺言卒以其家所藏畫歸孝廉所謂孝廉昭法者即徐文靖公長子枋也其所作畫暮年益進其詩亦然自選四百餘篇行於世長子炤與余善

贊曰當國家全盛無補以布衣薄遊都門聲動輦轂下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抑何盛也昔人所稱通隱殆無愧焉吾意其人和易長者也乃遭世變亂天下同流顧以身入州府畫然傷之竟鬱鬱而死嗟乎有以

也夫

姜如須傳

姜如須名垓山東萊陽人也祖良士父瀉里俱邑諸生篤學好古世爲名儒瀉里生四子長圻仲埰叔垓季坡兄弟四人俱以文學才名著於時而叔與仲爲尤顯仲早貴官禮科給事中以直節拜杖名震天下如須幼奇慧八歲通三經十歲善屬文十六而爲詩賦時同里宋侍郎玫盛年而位孤卿文名蓋世而一見君傾心折節與交每向人稱姜叔子不去口故君年最少盛名傾一時年二十三爲崇禎丙子登鄉薦第七又五年庚辰成進士出先文靖公門先公負天

下望擅人倫之鑒然每言吾幸叨禮闈得士二十一人然姜生非常人也及官行人甫入署見署之題名碑有逆臣阮大鋮崔呈秀姓名與魏忠節公大中並列君謂薰蕕不同器每見史冊亂臣賊子既加誅殛猶必毀其姓氏爲豫爲虺蓋以天下之惡遺譏萬世也今縱不然而尚與忠節褒䘏之臣並勒穹碑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即拜疏曰大中當日之所以不惜一死必忤璫觸燄而斃者正以不忍與此輩比肩並立耳及死而其名猶與之溷則地下之怨恫又何已乎伏祈敕下所司即爲剷除庶見聖朝旌別之嚴則不特慰忠魂於已往正所以勵臣節於無窮

也激切反覆纍纍數百言疏入上可其奏一時朝論翕然韙之謂君爲新進而居然領袖正人而權臣爲之側目大鋮輩銜之次骨矣適仲兄埰亦拜疏糾時事直言不諱上震怒命錦衣逮治詔獄事不測君急難奔走不知所爲而獄防峻內外阻絕君早夜微服立所司門外迨給事至刑曹君即移病亦入圜扉侍兄左右無稍間時總憲劉公宗周僉憲金公光宸論救過切且以刑曹爲徇縱再嬰上怒詔復逮給事杖一百君聞命直走午門外冒萬死於叢人中躍出與仲兄訣把兄手聲與淚俱見者泣下杖畢給事已絕氣君口含溺喂之始再甦日夜營護調視醫藥給事

得不死而萊陽陷君父瀉里不屈死甚烈弟㧞伏父屍而哭被掠入營夜半爇火將焚其營遂遇害兄圻被重創佯死堞下少間抱父屍以逃家人死者二十餘人訃聞君一慟幾死且入獄以告給事即拜疏曰臣父瀉里爲邑諸生三十年甘貧自守夙矢忠義不幸城陷臣父大罵不屈死於是臣弟㧞及臣姊姜氏臣嫂王氏臣妻孫氏臣弟婦左氏一時俱死死者二十餘人僅臣母得免而未審存亾而臣兄埰復以狂瞽冒瀆天威幽囚犴狴臣聞訃奔歸則罪臣縲絏勢必遠謫欲留侍兄則臣父暴骸未收而臣母瀕死無倚臣於此際腸寸斷矣重念臣兄埰負罪既重銜痛

彌滚進不得盡忠於君不可以為人臣退不得致孝
於父不可以為人子葢從來以言得罪者多矣未必
家有非常之禍即臣鄉之被慘殺者衆矣而救死扶
傷猶得骨肉相保未有身在幽囚既聞闔門酷禍而
曾不得奔喪一哭者也臣是以忍死呼天伏祈將臣
付法司繫獄代兄使得奔喪臣死且不朽即或以臣
兄罪必不容逭奔喪之後仍復逮治前日妄言之罪
并治臣以今日妄請之罪亦死且不朽矣疏入上雖
不允其請而心知之且滚憫其一門死事而給事之
禍從此稍紓矣君即日徒跣奔喪奉母南遷至吳門
甲申三月給事始出獄戍寧國衛而三月十九國變

矣君聞變北向號慟不欲生南都再建權奸搆黨禍中諸正人阮大鋮修舊怨必欲殺君君從吳門變姓名間行抵甬東會南中壞浙中復起而君亦先幾引去不及於難遯跡台宕間之竹石山遂稱竹石山人亦自號土室潛夫久之復來吳君痛家國之變居恒悒鬱遂以多病病少間復自吳至萊陽葬父暨五喪偕入土還吳而復病病遂以死死時年四十耳君美風度善談笑每稠人廣坐跌蕩文酒意氣自如而偶一感觸時時涕泣忠孝其天性也先文靖既殉節君五年居吳四叩先公之墓哭泣甚哀婁東初登啟事君亟遺之書曰昔賢如譙玄李業王皓以高節盛名

爲時引重左齋璽書右進鴆毒顧諸君毅然不以彼易此知閣下斷之於心久矣當給事之逮杖也君方臥病聞命驚起奔赴一足不及履走里許從者以履追著之而竟給事之獄不入内寢所著詩文爲海内所推有佇石山人集藏於家一子寓節初壬午秋君以行人分較北闈得士十二人以闈牘呈先文靖公先文靖公見之甚喜及見請毀署碑請代兄繫獄二疏則益大喜歎息久之曰吾固知姜生姜生果不負吾知矣

野史氏曰吾聞君之祖良士學行爲一時名儒隆慶丙子中省試第七以本房與主司爭遂落及君登賢

書歲與名數俱合豈其先人績學之緒鬱而未施待君而後酬耶當壬午秋君以大行仲兄以給諫陪祭山陵時人榮之及君爭逆臣名不得汙署碑而給諫亦以糾權奸至瀕死時人尤重之稱天水二龍吁若君兄弟其易及哉

張英甫傳

張英甫名雋晚號蒼眉吳郡長洲人也英甫故陳氏子幼育於其舅張翁故姓張氏初英甫貧甚幾無以自食英甫奮曰苟如是何以爲人乃售其城居復盡賣其妻嫁時衣裝而去城四十里居於鄉曰金墅金墅濱湖饒魚米人以織席爲業英甫饒心計縱横術

鉤距廢居十不失一嘗以甲之錢易乙之穀甲乙俱
無所虧而錢穀皆羸他人效之莫能得也不數年而
家產千金其妻秦氏亦能勞苦早夜織席以佐之於
是英甫繕室宇置膏腴之田世變之交米價踴貴後
賦役日繁民間以田爲陷阱而英甫則預置其田於
善所正供之外無毫釐之費於是但饗穀貴之利而
終歲不聞追呼時家益殖蓄徙丁耕百畝身則涉汝
潁至襄鄧往來售所積獲利嘗什倍性嗜茶訪於故
家之善茶事者每歲春秋必詣峒山身爲貿易而自
製之最精於是售茶復什倍晚年而家業益大振英
甫心計纖悉利析秋豪然性亦喜遊俠圍棋飲酒詠

諧滑稽精音律嘗臨觴度曲引聲窅眇善淒斷坐客
皆欷吁隔戶聽之莫知其爲老翁也英甫長身骨立
面瘦多鬚其家與余湖庄相望然余十年始識英甫
葢余隱居金墅不入城市不見一客先公析產莊奴
爲僞契以售人者二百餘畝英甫與其友惠孟仁爲
余履畝而歸之初莊奴盜售事覺親知莫能爲計金
墅豪姓爲惠與秦售二姓者什二三或謂當先從事
於易理其餘者則二姓不得不還英甫曰不然鄉人
愚頑若舍二姓而先之其心不服莫肯吐且二姓以
爲怯將生心不如先理秦惠秦惠既還而餘自出矣
如其言不終日而二百餘畝皆復故余素不問生產

出入歷年逋官租積七十餘金而貸息耗費又復不訾英甫呼余家蒼頭之任事者切責之曰若受主恩兩世矣若任何事而致欠官租七十餘兩若主朝不謀夕斷不能償即竭力以償幾金而不足以供倍稱之息無名之費是日愈久逋愈多費愈繁息愈重即捐身家何益若既任此若必先若主死矣蒼頭涕泣不知所對英甫復曰若能從吾吾能爲汝一日清完何如蒼頭以首叩地曰是再生我及我主也敢不唯命英甫曰凡官租正額之外一切繁費若自任之英甫即日捐貲七十餘金勒令書領券督令三日內盡完之余遘疾病則英甫任醫藥之費余遘禍患則英

甫挺身捍之嘗同余內親王生從余渡太湖廻旋二百里英甫懷刃自隨時余猶握髮也又數年遂卒英甫竟無子云

野史氏曰吾交英甫而歎曰異哉英甫性纖嗇家累千金而平時敝衣冠食淡如窶人每臨事以計數不出一錢及其周余之急大者完官逋一日而捐七十餘金前後十五年其緩急有無者倍是而英甫不令妻孥知英甫年六十余以文爲壽絮述官逋事以東漢俊厨爲喻英甫匿不以示人觀其意若惟恐人知之者是豈今人之所能及哉是豈今人之所能及哉嗚呼異矣

葛瑞五傳

葛瑞五名芝本名雲芝吳郡崑山人也父太學君諱鼎祖太常公諱錫璠太常以進士起家歷官通顯有子八人多負才望季子復舉孝廉門地鼎盛聲華人物冠於一時尤昌明古學刊政經籍時葛氏書滿天下其盛如此葛子太常之孫也一出而名掩諸父上懷奇抱異俯視儕輩嘗稠人廣坐默然凝思人莫能測也十五爲邑諸生試輒高等時婁東二張先生負天下望從之遊者如登龍門葛子爲南張先生之婿爲西張先生高第弟子鏃礪名行文章擅一時每一文出人爭以爲高文典冊二張先生亟稱之先達薦

紳及當事皆折節與交而葛子夷然不屑也當是時葛子年最少雅自負謂富貴可立致苟出而返民俗于惇龐致軍國於太平匪異人任也旣遘國變葛子盡棄其所爲學而潛心求道一以姚江爲宗求所謂致良知者姚江史子虛沈求如兩先生者良知正傳也葛子渡浙江入石浪山以訪焉沈先生則以言授葛子史先生則復入吳訪葛子葛子慨然曰苟不得不可以爲人於是舉人生可欲可喜之事痛自割絕而惟精求性命之微食息無間久之忽然身心洞豁而喜可知也而年未三十也葛子復遍叩諸方知識徵詰往復無所不至復與其同學葉君者入古南之

室古南付囑之於是葛子乃以其所得涵書於史先
生史先生復之書曰人生惟此一著子尊兄曾地証
入良可慶幸台鼎不足貴萬鍾千駟弗與易也雖然
百尺竿頭猶當進步否則藕絲一綫亦能絆人不可
不察也尊兄直下知歸幸立造純亦不已之域方不
負爲一大事出現於世耳葛子於是賣山而隱嘗盡
屏其家累入山獨棲一室竟日瞑坐久逾十旬亦時
攜室入山水邊林下從容笑言婦張亦知玄學能辟
穀夫婦之間自相師友閭閻如也僮豎忻忻如也惟
謹人見之者皆以爲神仙云葛子籍門胄之高華早
擅文章之譽有國士之目晚復以道自貴誠有所謂

不改其樂者然其所遭憂愁拂鬱顛連坎坷亦極人世之所不能堪至缭戾而不可解葛子過之弗畱矣性孝友篤於師友死生之誼早及先公之門顧與余交晚而相得極懽嘗盡讀其所著書及其母夫人狀一篇余爲之泣下復讀其繼母狀余益悲不能自勝而葛子語其子曰徐子眞知吾者他日吾死不煩向人求誌其墓及吾之生存乞徐先生爲立一傳可矣葛子於書無所不窺文章聿稱名家其爲人沈靜英敏事有節制不踰分寸往往懷高世之意人初不知事往而靡然心折也初世之變也崑獨距守赴義之士劃地嬰城葛子獨以誼不必任先期避地及城破

死者數萬人而葛子家父子叔姪兄弟皆無恙給諫陳先生爲時事所染徵行抵所知葛子泣曰以張儉投張儉豈得全乎越宿而不免而舍藏者亾身以及親焉人於此而益以識量推葛子云有臥龍山人集若干卷容膝居雜錄若干卷行世而其秘弗傳者猶多藏於家

野史氏曰吾聞葛子年九歲聞人傳說吴氓擊殺逮周忠介公緹騎立屏側涕泣曰耍益我數歲庸渠不能從公於難奔義若嗜欲其天性也而其後所見乃如是嗟乎賢者固不可測然非其與道絀伸能如是乎每與葛子飲酒悠然相對輙自以爲弗及也嗟乎

葛子滨逺矣

貞孝聞氏傳

嗚呼余讀聞氏貞孝紀畧而悲之孝經曰終於立身子輿氏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嗚呼貞孝之義明矣而求之古人或未易遘也今觀於聞氏何明决如是庶幾不失其身者乎此其爲不愧於貞與孝也因爲立貞孝聞氏傳

貞孝聞氏者無錫甘露里聞見之季女也母夢異花而生生而頴異五歲而持長齋七歲而誦佛經晨昏不輟云以利益父母精女工易甘脆以奉父母父母與之菓餌仍間以進其仁孝自天性也性亦喜施捨

能周急嫺靜明大義出言嘗驚其長老有至戚失其
親懽欲遠行貞孝正辭曰苟父母之不容何有他人
其人默然而止年十三遘母疾默禱於神割股以療
母母愈聞與華比鄰相善華有子就日許字焉聘入
而壻病勢不起貞孝嘿自傷服御居處俱貶於昔訃
聞貞孝不泣而嘔血數升銷毀骨立其母授以藥不
服因母以請於父祈奔喪父不許貞孝曰夫死而執
喪姑無依而奉養常也今姑晝夜哭吾家止隔一垣
忍坐而聽之乎乃縞衣絶髮直前請必行不行必死
父大驚許之貞孝遂如華氏拜姑而臨夫喪斬衰憑
棺哭幾隕見者皆哭時年十六耳既而母復病貞孝

復割股未進而母歿當是時貞孝一身而荷兩家之俯仰早夜勤瘁心力殫盡事死事生恩禮兼備而居常容不對鏡言不見齒不窺庭欄其姑歎曰吾子不死矣居久之其幼弟病亟貞孝曰吾父暮年而愛幼子吾弟死吾父必不全死乃吾分遲之十年矣設吾弟當死何不令我未亾人當之乃絕食三日而禱於神曰願以身代吾弟之死禱畢而其弟病果愈貞孝大喜告其父曰兒得請於神兒必死兒死必合葬南園南園者貞孝所預卜同穴之兆也遂不復食而預訣其父與姑及兩家之長幼父涕泣固令其强食貞孝笑曰吾死晚矣又三日而起坐具櫛沐乃盡服其

素所預製冠履衣裳懷記珠經卷而暝暝復甦而屬其父以定嗣事是日姑病不得再與訣復致語辭姑微笑而逝年二十六執喪後十年云初貞孝年十六未嫁而執夫喪自命名曰遂初曰必毋違我初心也即預定終制衣裳冠履墳墓丘隴無所不周及臨死而指顧皆備復出一囊以授其父曰此華氏原聘金若干爲我棺餘還之姑吁貞能遂其初哉亦異矣

野史氏曰吾聞長老述聞貞孝事有異焉當貞孝之欲奔喪也其父不許且曰守節何易嘗有沒齒而不見旌者貞孝曰夫守節以盡吾心也豈以求旌哉求旌是求知也守節而求知則人所不知必毁節矣又

其初割股也適爲其姊所見貞孝泣曰割股而泄則病者不愈即引刀欲自殺其姊驚急抱持之且誓不泄乃止嗚呼忠臣烈士之心其如是矣至其臨死而顧囑詳盡從容話言若處置家事於平時者則又非獨忠臣烈士忼慨於一時者也昔歐陽子作五代史而爲死節傳不禁其三歎若謂當五季而乃有其人吾於貞孝則又進之矣

周氏全孝傳

語云人定勝天精誠之極金石爲開況於人乎故吾之立行徒能盡之於我者君子以爲虧而未全也苟得之於人而天亦隨之得全全昌斯無憾乎嗚呼難

矣爲作周氏全孝傳

全孝周氏者姓周名士晉字康侯吳郡嘐邑人也妻李氏康侯幼有至性兒嬉時旋繞其父母膝前即能察知父母憂喜愛憎而承順焉長而彌篤娶婦而孝益加凡人之所不能及者康侯以爲常行每父母有疾凡湯藥食飲必手調而口嘗之以進時其寒暖燥濕欠伸痛癢饑飽無一息之間康侯素不知醫然於父母之疾如洞見五臟癥結蓋繇康侯之心與父母之體無間也妻李氏亦極孝事舅姑一以康侯之心爲心父母嘗云吾二老人得兒若媳如是眞天幸也旣而母得痺痿之疾沈頓牀褥者數年日須以人參

療之不然輒須去康侯竭力承事久而貧蕩盡不能供醫云庶進人乳可以再生康侯躍然密語妻李氏曰吾夫婦幸生兒今九月適有乳若過房此兒以乳乳姑甚善但一時不能即得而姑病危急於呼吸之間柰何不如竟棄此兒何如失子可以復得失母其可復得耶言已而泣李氏黙然頃之欣然曰苟能活姑無不可但姑素愛此孫柰何康侯因召日者令推算年命言此小子時日干支不利於其大母同處必病令母聞之果信次日漏未盡康侯及其妻李氏同抱此兒書兒生年月日繫之兒背棄兒道旁遂返語母云已過房舅家是日李氏即乳姑乳方二月母面

如童顏乳三月母霍然而起去數年沈痼之疾起居如常人時康侯父故無恙舉手慶再生於是安居養堂者又二年自母病起而家益殖既而父病康侯露禱祈代既歿其母哀傷過甚遂復病病八閲月亦死康侯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幾不能起先是母病康侯遵母命延僧於家誦佛經以爲母延齡此僧素知星命因書所棄兒生年月日使推之後五六年有殷氏者亦請是僧作佛事亦令推算其子僧大驚曰此何與昔年周居士所棄兒無異耶其家亦大驚因固問即令是僧訊之康庚康侯拒不應殷氏即得子家其子果道旁之兒也既得實兩家通往来如親戚既而

其家益落父旋故兒年十二其母央計令之歸宗康侯李氏所抱棄之兒竟復歸矣康侯棄子益十二年云初康侯父歿時兩弟皆幼康侯爲教養成立恩意甚篤而父遺命必葬山水間其母又諄諄囑累茍安吾骨勿渡湖康侯營葬不知所出十年未遂病成嘔血因禱於神明而祈之夢寐忽然神告云葬離宮則父母之念皆得覺而從神守推之堯峰爲離宮又無需渡湖遂決計卜兆三月得地五月而葬葬之日而嘔血症即愈一時傳爲純孝所感天祐之矣康侯既葬其親於是以家業盡推與二弟人有所負盡焚其券蕭然同其妻李氏及歸宗之子廬居木瀆以晨夕

望堯峯云

野史氏曰康侯孝子也然使其棄兒時其妻李氏少有濡忍之意則詎能成其志哉李氏乃能斷其慈愛勇於一割嘿然之頃欣然以應即烈丈夫何以加之嗟乎余每讀其事至此未嘗不泣下也乃棄兒十二年忽然復合天也今歸宗之子亦克盡孝而康侯有女名上弘服西方聖人之教矢志終身不嫁以致養於親不更異乎此皆康侯有以得之也名曰全孝又何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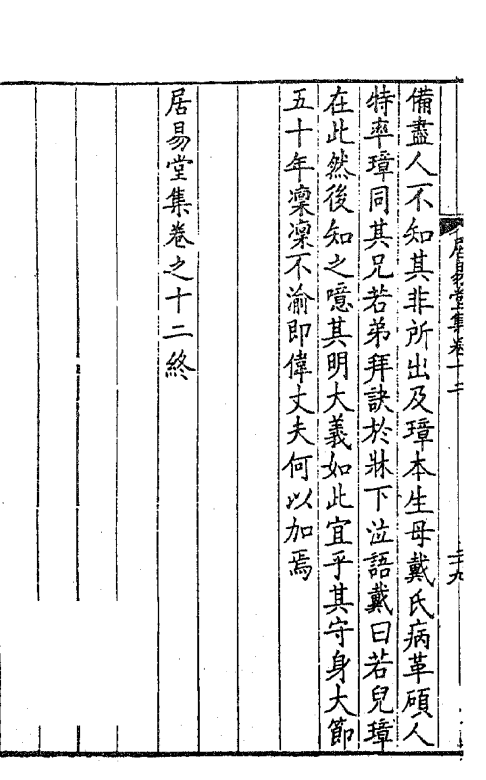
汪節婦黃碩人傳

汪節婦者休寧汪暄之妻也姓黃氏家世休寧之髙

埸爲邑望族碩人幼而聰慧孝順精女工年十六嫙於汪汪氏稱素封重家範人多壽考碩人於歸逮事夫之大父母碩人奉事尊章承歡兩世而滚得堂上心中外無間言人以爲難能也暄少倜儻負奇氣而閨庭之内居處有禮年未三十病瘵而死臨死碩人泣請其遺言暄曰吾何言亦在汝耳碩人心識之既死碩人毀瘁幾不勝喪而黽勉拮据以立孤爲事初暄故以病瘵未嘗舉子碩人惟盡瘁家政佐其舅姑又幾年而暄弟晧舉一子即命以後暄於是碩人即撫以爲子哭而告暄之靈曰君今有子矣吾未亾人庶幾黽勉教育期其有成以無負君也名之曰璋自

孩提以及成立哺煦保抱以及就傳聘娶事無旁委
母道備盡有過於所生者璋亦不自知其非碩人出
也姑范氏舅繼室也年與碩人埒而碩人事之克盡
婦道弗踰分寸以率諸介婦姑亦輙舉碩人之懿行
以督勉諸介婦俾以碩人爲師而所以孝養其舅者
惟碩人是賴焉舅歿外侮疊至而碩人爲門戸計事
中條理諸叔皆仰之治家有法庭宇肅然縫紝浣濯
必潔以完凡幾十年言不見齒衣不見裏爲禮法之
家所推重以爲世無其人也今年已八十而其所自
處無異於初喪時噫是豈可及哉

野史氏曰噫吾聞黄碩人之教育其嗣子璋也恩義



備盡人不知其非所出及璋本生母戴氏病革頎人特率璋同其兄若弟拜訣於牀下泣語戴曰若兒璋在此然後知之噫其明大義如此宜乎其守身大節五十年凜凜不渝即偉丈夫何以加焉

居易堂集卷之十二終